



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

另一条道路

一位经济学家
对法学家、立法者和政府的
明智忠告

**THE
OTHER
PATH**

[秘鲁] 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 / 著
于海生 / 译

华夏出版社

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

另一条道路

一位经济学家
对法学家、立法者和政府的
明智忠告

**THE
OTHER
PATH**

[秘鲁] 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 / 著
于海生 /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一条道路/(秘)德·索托著;于海生译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5080-4043-1

I. 另… II. ①德… ②于… III. 经济-研究-世界 IV. F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4552 号

THE OTHER PATH

Copyright © 1989, Hernando de Soto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英文版版权为 Hernando de Soto 所有。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Hernando de Soto 授予华夏出版社,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。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6-5981

另一条道路

[秘鲁]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 著

于海生 译

策 划: 陈小兰

责任编辑: 李欣利

出 版 者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 电话:64663331 转)

印 刷 者: 北京人卫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 1/16 开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◇**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** 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。该学会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,《经济学家》将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“智囊团”之一。德·索托被《时代》和《福布斯》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。如今,他正在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。德·索托的主要活动,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、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。

◇本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,它在拉美国家和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,被学术界认为是论述发展中国家“地下经济”(亦即非正规经济)的最经典著作。作者细致而精辟的论述,远远超越了秘鲁本身的状况,并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。所有负责发展中国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人士,若想让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,都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。

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（共四册）

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

[美] 加里·贝克 吉蒂·贝克 / 著

《好一条道路》

[秘鲁] 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 / 著

《资本的秘密》

[秘鲁] 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 / 著

《选择与结果》

[美] 托马斯·谢林 / 著

对《另一条道路》的评论

“尽管（德·索托）未必是最先研究非正规经济的人，不过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，进行了如此深入而细致的探索，并怀着极大的热情，预测了这种经济的未来走向。他的著作《另一条道路》，与‘光辉道路’形成鲜明对照，后者在最近数年里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秘鲁人，而前者自1986年出版以来，一直是拉丁美洲地区的畅销书，它已经在权威经济学家中引发了激烈的论战。”

——《财富》

“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佳作，它不仅详细分析了秘鲁的非正规经济，而且为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指明了出路。它为拉丁美洲人民带来了希望，使他们不再为国家的命运，为他们自己的幸福忧心忡忡。”

——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

“《另一条道路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它的问世，足以让拉美各国政府为之震惊！它为所有关心和解决贫穷问题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指导……这部令人着迷的书详细描述了穷人怎样组织起来去抢占土地，怎样努力地使他们建起的房屋合法化，还有，最原始的土地登记是如何完成的，非正规交通运输体系是怎样策划和实施的，以及商贩如何在街道上划定摊位，确立所有权，并最终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。”

——《经济学家》

“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摆脱了传统上只注重思想交锋，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窠臼。他细致而精辟的论述，远远超越了秘鲁本身的状况，并具有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。（《另一条道路》）是一部新颖、独到，而且极为重要的作品，所有负责发展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人士，若想让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，都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研究。”

——法兰西学院院士、法国著名思想家让·弗朗索瓦·何维勒

“一部真正重要的作品……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……它引发了各界对于‘革命’方案的讨论热潮。”

——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·布热津斯基

“……赫尔南多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……他对于左翼派别和右翼派别的精英分子，一并进行了尖锐而犀利的批评。”

——美国著名神学家、作家米歇尔·诺瓦克

出版者题记

在过去一个世纪，对自由威胁最大的就是极权主义政府，它就像是英国小说家乔治·奥威尔在《1984》中刻画的那些流氓恶棍一样，总在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旗帜。如今，我们所面临的威胁，似乎是来自为数众多的小集团。出于非理性的仇恨，以及摧毁一切的欲望，他们永远与公平和正义为敌，并在穷苦人和绝望者中寻找追随者。我们不能够像赫克勒斯（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人物）那样拿起宝剑，杀掉这些九头蛇怪，但我们必须消除其力量之源：民众的绝望与不满情绪，这正是《另一条道路》所要传达的重要主题。

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在有可能夺取一国政权的所有恐怖组织当中，唯有一个组织——光辉道路——在思想的战场上被彻底击溃。光辉道路于1980年在秘鲁兴起，美国外交家伯纳德·阿伦森，把光辉道路称为“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、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”，并把它与红色高棉相提并论。这个组织曾控制着8万人的追随者，这相当于英国现役部队数量的2/3，它也曾是秘鲁最大的政治组织。

今天，光辉道路的成员数量只有250人左右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秘鲁人民的心中，它的权威与信誉已不复存在，它不再能够唤起人们的兴趣。光辉道路在政治上——一败涂地，这一光荣与正义的使命的完成，主要来自与其在思想上展开较量的结果。赫尔南多·德·索托为秘鲁的穷人找到了“另一条道路”，一条可供选择的、更加理想的道路。他没有把

2 另一条道路

穷人看成是无产阶级，而是用大量证据表明：他们是新兴的创业者，他们最大的愿望不是摧毁市场经济，而是要加入市场经济。《另一条道路》于1986年初次出版，它第一次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，并大大加速了恐怖主义的灭亡。

序 言

“嘣!!!”这是一声巨大的爆炸!时间是在1992年7月20日傍晚8点。爆炸发生时,我们正在利马市米拉弗洛莱斯区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上班。爆炸威力惊人,墙壁和窗户被炸毁,无数玻璃、金属和家具碎片,从各个房间喷溅而出,直似万箭齐发!这是一次汽车炸弹爆炸,汽车发动机被抛射出来,撞毁了沿途经过的所有物件,最后,它一头撞进了附近一座建筑的墙壁(距离我们的办公楼后侧只有100公尺)。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,都能看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,从遭到毁坏的办公楼那里慢慢升起。

我们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,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从1980年开始,“光辉道路”(秘鲁有名的恐怖组织)就一直在秘鲁发动各种袭击。他们把自由与民主学会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他们轰炸我们的多个办公地点,袭击我们的汽车,对工作人员发出恐怖威胁。我们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,甚至可以预感到下一次袭击何时到来。也许在那一瞬间,恰恰是这种预感,挽救了许多工作人员的生命:就在爆炸发生前3分钟,我们听见了熟悉的“噼噼啪啪”的枪声。恐怖分子对着我们的大楼射击,迫使保安人员躲在围墙后还击,保护自由与民主学会的工作人员。一伙光辉道路成员乘机运来更加致命的武器:“汽车炸弹”。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,那辆汽车装有400公斤的炸药和硝酸铵。那一连串熟悉的枪声,给了我们必要的提醒,使我们得以迅速藏身,避开了在几秒钟后飞进办公室的那些致命的瓦砾碎片。

2 另一条道路



自由与民主学会
遭到炸弹袭击

但是，并非所有的人都很走运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在这次袭击中，有3人遇难，伤者有19人之多。伤者中有个叫埃迪贝托·梅夏斯的人，是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保安人员，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腹部，他几乎一路爬到附近的医院，才保住了性命。马尔考·图利欧·沃赫达，一个被委派给自由与民主学会的安全警察，勇敢地冲到汽车那里，试图拆毁车上燃烧的炸弹引线，遗憾的是，几秒钟之后汽车就爆炸了，马尔考也当场牺牲。当我们躲在楼内的二十来个人最终从地板上站起来，抖落身上的玻璃碎片、金属、灰尘，跑到大楼外面去了解爆炸造成的破坏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就是几个死者躺在马路上。一个天主教牧师在为他们做祷告。在这次交火和爆炸中，也有无辜的路人丢掉了性命。

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。这种暴力行径让人愤慨，无辜丧失的生命叫人难过，但没有谁对此感到惊奇。我们确信，这次袭击是一种信号，证明我们赢得了一场战争，一场针对光辉道路的智力战争。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莫过于姆里阿诺·科内霍，他也是我们这个智囊团的权威。爆

自由与民主学会的车辆，
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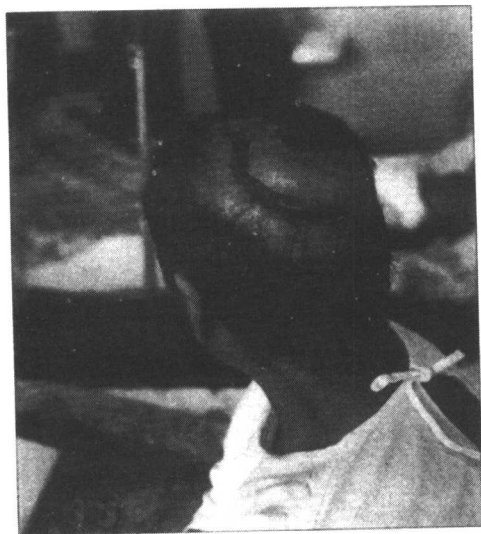
炸过后 15 分钟，他就跑进我那残损不堪的办公室。他住的地方离学会不过几个街区，刚刚听说爆炸的事，他就知道袭击的目标是谁了。“我们逼得光辉道路无路可退了！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，这就是事实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？”他对我说，“他们在智力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较量，显然已经处于下风。他们只能用枪声、爆炸来表明他们的立场，除此以外，他们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才好。”

姆里阿诺·科内霍说的是事实。早在 5 年前，随着《另一条道路》在秘鲁的出版，自由与民主学会就正式同光辉道路进行较量。正如本书标题暗示的那样，这本书对于恐怖主义者而言，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，它以深入的调查和确凿的事实为基础，较之恐怖分子们鼓吹的所谓“目标”和“手段”，它针对秘鲁的贫困状况，提出了更现实、更有效的方案，去改变当前的落后和不公正局面。

光辉道路为什么要把大量炸弹扔向一个智囊团？

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伯纳德·阿伦森曾评价说，光辉道路是“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、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”。阿伦森甚至把这群秘鲁的恐怖主义分子，视为亚洲的红色高棉在拉丁美洲的“翻

4 另一条道路



平民百姓被“光辉道路”割掉头皮

版”。“拉美出现过各种暴力活动和恐怖事件，”他在美国国会上发言说，“但是，没有任何组织，像光辉道路这样残忍无情……毫无疑问，如果光辉道路掌握最高权力，本世纪就将出现第三次种族大屠杀。”换句话说，假如光辉道路大权在握，秘鲁将以另一种形象而被载入史册——就像纳粹时期的德国，或者像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。

自从1980年展开运动以来，光辉道路投入了大约8万个颠覆分子，在一次战争中，他们甚至屠杀了两万五千多人！秘鲁研究暴力的权威专家卡罗斯·塔皮亚说：“这次战争，使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政治团体之一……这个组织最具破坏性，它对法官进行威胁，还把罪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，使秘鲁的司法系统陷入瘫痪。它把200多万秘鲁人赶出家园，并让100多万人口陷入流离失所的状态。它将恐怖主义的魔爪伸向所有村庄和城市，对人们进行折磨和屠杀，甚至当众将活人的头皮割下。他们控制了秘鲁国内种植可可的大部分地区。”

早在1984年，我就坚信一个事实：除非首先从意识形态上将其打败，不然，作为一个政治组织，光辉道路永远不会被清除出局。和许多人一样，我认为其力量的主要来源，是它宣扬的某些思想和主张，对于被排除在体制以外的边缘人群而言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。另外，它还

能够在学校，乃至在贫民区确立“领导人物”，并提出具有诱惑性的政治口号。光辉道路的头目阿比马埃·古兹曼，曾是国立瓦曼加大学的哲学教授（这所大学位于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）。这个人的策略和手段并无任何出奇之处：对于胆敢对他的思想提出反对意见的人，他会进行威胁和恐吓，让他们乖乖闭上嘴。他想控制人们的想象力，博取他们的欢心。他想创造出一种革命性的主张，并且“在任何情况下，这种理论都是无可辩驳的”，就如法国乔吉斯·索列尔（1847~1922年，法国社会哲学家，认为社会变化并非取决于经济的自然演进，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）所言。

秘鲁的许多知识分子，都曾以口头或书面形式，谴责过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，他们有时也会参加要求和平的烛光游行，但他们很少有人指名道姓公开指责光辉道路。实际上，提到“光辉道路”，人们就会感到不寒而栗，充其量只能窃窃私语。这种强大的恐怖主义的力量使阿比马埃·古兹曼更加不可一世，几乎没有哪个知识分子，敢对他的言行进行干涉。通过一系列恐怖行动，他不仅让批评者全都闭上了嘴，而且，这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大学教授，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整个秘鲁大肆推销他的“革命性的主张”。

为了向同胞们证明，光辉道路推行的“关于建立一个新型社会”的主张没有任何神奇和高明之处，我有意将本书命名为《另一条道路》。此前，我曾写过另一本书，主要是谈论如何发展秘鲁经济，以及如何消除恐怖主义，不过在行文中，我也将矛头指向光辉道路陈腐的主张，也即他们反对自由和民主，反对实行资本主义。我逐一批驳他们的观点，尤其是从其基本前提入手——他们认为，秘鲁的穷人，是个原本就不需要市场和民主的社会阶级。实际上，只要我们到利马的大街小巷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就会发现这种前提完全站不住脚，显然是一派胡言。

1987年，当《另一条道路》在拉丁美洲出版时，它获得的成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它不仅是秘鲁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图书，而且很快成了整个拉丁美洲最畅销的图书之一。秘鲁最受欢迎的大众化报纸——《观察报》的编辑们，为了让那些没有时间（或没有兴趣）阅读的人了解它，付出了卓绝的努力。他们把全书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，开辟了16

6 另一条道路



“光辉道路”的报纸《前进报》，对《另一条道路》进行谴责，认为它要为恐怖主义后备力量遭到削弱而承担责任。

16个版面的“特刊”，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，使本书的调查结论为大众所知。全国的报纸和杂志都在谈论这本书，书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，也在收音机和电视节目上反复播出，甚至还在连环画册上得到了体现。在整个秘鲁，从南到北，哪怕是在贫民区聚居处，它也被人们津津乐道。这样一来，本书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，甚至直抵远离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群的心灵。

《另一条道路》推行的主张越来越被人们所接纳，阿比马埃·古兹曼显然坐不住了，他在文章和讲话中不断攻击这本书。光辉道路的内部报纸——《前进报》也提出警告，说《另一条道路》正在使年轻人远离恐怖主义活动，他们招募雇佣兵的努力开始遭受挫折。阿比马埃·古兹曼本人写道：“显而易见，《另一条道路》是在欺骗和误导民众……它把目标锁定在年轻人身上，而年轻人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……它正在使他们远离一场人民战争。”

那天晚上，在炸弹袭击发生之后，姆里阿诺·科内霍认为，至此为

拥有 30 万成员的“秘鲁司机联盟”宣布：他们决定追随“另一条道路”。



止，自由与民主学会彻底剥夺了光辉道路在思想上的领导权。到 1992 年，《另一条道路》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得到了广泛的推介和深入的讨论，在整个秘鲁，它拥有的支持者已远远超过阿比马埃·古兹曼及其追随者的数量（后者甚至曾一度可以以百万计）。它让人们认识到，光辉道路的主张并不符合穷人的需要。由千百万穷人组成的数十个组织，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广告，公开宣布：他们决心追随“另一条道路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向无意对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袭击的古兹曼终于做出决定：将自由与民主学会作为暴力行动的首要目标。仅仅就这一点而言，他让所有的秘鲁人意识到：阿比马埃·古兹曼的思想和主张彻底破产了。发生爆炸的当天晚上，我和姆里阿诺·科内霍达成了一项共识：阿比马埃·古兹曼的形象已从一个穷苦人的“保卫者”，转变成为一个持枪的嗜血反动分子，他开始谋杀异己者，因为我们提出了更好的建议和主张，它们远比他的理论有效而务实。

《另一条道路》的阶级分析理论

本书列举了大量事实和数据，并以横向和纵向调查为基础进行分

8 另一条道路

析，足以摧毁像阿比马埃·古兹曼这样极端的反市场、反民主的思想者的主张，推翻他们阶级分析理论的一切前提和假设。总体而言，《另一条道路》针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立场，做出了以下重要论断：

1. 大多数秘鲁人（尤其是蓝领工人）并不是无产阶级，也不抗拒商业活动。他们是在法律体制以外的新兴创业者阶级。合法雇佣的无产阶级，在秘鲁人口的比例不到4.8%。
2. 在秘鲁，真正意义上“具有改革力量的阶级”（即新兴的创业者），是由各行各业、数量不等的非正规移民构成的。他们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，从乡村地区移居到城镇，并且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从事零散的市场活动。
3. 在整个秘鲁，这些非正规创业者绝非只占很少一部分。他们的家庭日渐扩大，占整个国内人口的绝大多数（大约为60%~80%）。在每10座房屋建筑当中，有7座房屋就是他们建起的。他们创建并最终占据了利马331个市场中的278个；他们操纵着国内56%的商业贸易；他们经营的食品零售业，在整个国家占到60%以上。他们还经营着86%以上的国内汽车业。在大约40年时间里，他们努力地把自已转变成创业阶级，他们类似于18、19世纪自给自足的北美开拓者。他们不是生活在阿比马埃·古兹曼蒙昧的主张之下始终面临生命威胁的无产阶级，这些秘鲁的非正规创业者，绝不是胆小的擦鞋童——一见到警察，就会慌不择路地躲起来——他们是真正强有力的开拓者。
4. 非正规创业者都渴望拥有健康而合理的法制环境。尽管眼下被迫生活在秘鲁的法律体制之外，不过实际上，他们已设计出符合实际需要的一整套规则，我将这些规则称为“法律之外的规则和体系”。对于他们而言，不管是“资本增值”还是“市场经济”，都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，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经济和文化观念，而是他们自身（以及他们所归属的非正规组织）渴望实现的目标。在本书中，我将证明他们自发创建的规则，并不是具有封建或宗族性质的规章制度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它们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。